

本人是其中之一——關係重大的緣故。鑒於別人對匈牙利所提出的劇烈攻擊，本人的話當然可說是非常溫和。無論如何，本人要保留對將來可能發表的任何言論提出答覆之權。

一四二. 匈牙利代表團相信大會所能採取的唯一合理行動是將該項目從議程上刪去——本人要重說一遍：這是唯一合理的行動——因為該問題的所有各方面都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管轄範圍之內，而且這次辯論或任何類似的辯論都不會有什麼用處，而是有害無益的。對於匈牙利人民本身、本組織以及一般的國際情勢，都祇會有害。

一四三. 匈牙利政府將竭盡各種努力，以期緩和和世界緊張局面並改善國際關係。因為我們相信沒有人宣告過聯合國決議案是決不會錯的——本人希望沒有人這樣宣告——匈牙利政府將盡力要求撤消過去有關匈牙利問題的一切決議案。這對於匈牙利人民以及本組織均有裨益。

副主席 *Mr. Schurmann* (荷蘭) 就主席位。

一四四. 主席：美國代表要求發言，俾行使其答辯權。本人請他發言。

一四五. *Mr. LODGE* (美利堅合眾國)：本人請求行使答辯權，俾明真相。方才這位發言人曾徵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國照會的內容，並以此為根據，辯稱本人的言論與該照會所載承認蘇匈有保持友好關係之必要的意見是互相矛盾的。

一四六. 倘若他曾費心一讀這一句的上下文而不斷章取義，就會看出正確的解釋。本人將耗費大會少許時間來宣讀這一段。這一段如下：

“美國充份承認為促進東歐的安定與建設性和平計蘇聯與匈牙利間必須保持友好關係”。

這是方才這位發言人所徵引的一句。這一段又接着說：

“同時美國支持匈牙利人民有權利獲得民族獨立並建立其自擇的制度，不受外國干涉的威脅與事實上的干涉”。

這是全段的內容。本人覺得大會中竟有人使用這種策略，實在是深可痛心之事。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七八五次會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

議程項目六十九

匈牙利情勢(續前)

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之特別報告書
(A/3849)(續前)

一.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討論匈牙利情勢這一個議程項目。

二. *Mr. BELTRANENA VALLADARES* (瓜地馬拉)：世界人權宣言弁言內說：

“鑒於人權之忽視及侮蔑恒釀成野蠻暴行，致使人心震憤，而自由言論、自由信仰、得免憂懼、得免貧困之世界業經宣示為一般人民之最高企望，

“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以抗專橫與壓迫，人權須受法律規定之保障...”

三. 剛在幾小時以前，聯合國莊嚴地慶祝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周年，我們大家心中仍然清楚記得大會主席的感人言論。但是關於這次要討論的那些悲慘事件，我們却記得更加清楚。

四. 現在我祇要非常簡短的把大會通過決議案一一三三(十一)和其他幾個決議案的緣起敘述一下就行了。那些決議案都是 *János Kádár* 傀儡政權和蘇聯政府所蔑視違抗和踐踏了的。

五.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建立一個尊重法律和憲章原則的匈牙利政府，這便開始了匈牙利的解放革命，同一天蘇聯也就開始侵略，在那天晚上用蘇聯坦克和噴射飛

機來對付示威遊行。二十四小時以後，蘇聯軍隊經共產政權邀請，開入布達佩斯，開始和匈牙利人民作戰。兩天以後，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答應籌辦新選舉，改正過去錯誤，和蘇聯談判撤退該國軍隊，根據平等地位來和俄國建立邦交，承認工人委員會，並大赦一切參與事變的份子。

六。十月三十日 Imre Nagy 政府幾乎完全控制了整個匈牙利，把樞機主教 Mindszenty 釋放了，並使久經患難的匈牙利人民認為他們合理的要求和英勇的起義會有得到若干收穫的希望。但在十一月一日、二日和三日，雖然 Nagy 政府已完全將該國控制，可是蘇聯軍隊却再度開入匈牙利，佔據各戰略據點。十一月四日蘇聯強大軍隊在各種常規武器支持下進行了近代最可怖的侵略。

七。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午後十二時二十七分 Imre Nagy 領導下的匈牙利合法政府發出呼籲之時起，聯合國便有設法制止蘇聯對匈牙利人民所施侵略的責任，因為那時候聯合國無線電打字機接到了匈牙利合法政府譴責蘇聯增派軍隊和宣佈匈牙利中立的聲明。十一月四日下午蘇聯在安全理事會內對這個項目使用第一次否決權〔第七五四次會議〕，使聯合國無法行動，也使它自己免受侵略後果。不過同一天，大會第二緊急特別屆會却曾聲明匈牙利人民有權建立一個符合民族願望，專心維護國家獨立和謀求人民幸福政府。

八。大會同一屆會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通過決議案一〇〇五(緊特二)，促請蘇聯政府立刻撤軍，並重申匈牙利人民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選舉的權利。同日，大會於決議案一〇〇六(緊特二)內又請蘇聯停止對匈牙利人民採取大會認為違反國際法，正義和道義上公認標準與原則的行動。

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János Kádár 政府電告〔A/3341〕秘書長聲稱沒有派遣聯合國觀察員前往匈牙利的必要。

一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會通過決議案一一二七(十一)，強調蘇聯必須立刻把它的軍隊從匈牙利撤出和立刻停止將匈牙利愛國人士向蘇聯境內大規模放逐的行動。

一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大會於決議案一一三〇(十一)內再度呼籲准許聯合國觀察員進入匈牙利。最後並在十二月十二日全體會議上通過決議

案一一三一(十一)明白宣布蘇聯使用武裝部隊的舉動侵犯了匈牙利的獨立，並且認為蘇聯剝奪匈牙利自由和獨立，不許匈牙利人民行使基本權利，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特加以譴責。

一二。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大會通過決議案一一三三(十一)，完全贊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A/3592〕內所提出的結論，認為匈牙利革命係自發的全國事變，並在審查可以獲得的一切證據後，認為蘇聯剝奪匈牙利政治獨立和不許匈牙利人民行使基本人權係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匈牙利現政權是蘇聯武裝干涉所強迫建立的；蘇聯曾將匈牙利公民大規模的放逐至蘇聯境內；蘇聯違反了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對匈和約所保障之人權和自由。

一三。蘇聯及其在匈牙利一手製造的政權，對上面那些決議案置之不理，視同無物；為要充分說明我國代表團聯名提出現在大會面前決議草案〔A/L.255〕的理由起見，我不得不提到那些決議案。瓜地馬拉代表團對於它所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個侵略事件，已經發表了它的意見，但是這次我們不得不再度提到這個問題的某些方面，因為在大會上上次就此問題通過決議案之後我們得到 Imre Nagy 和 General Pál Maléter 遇害的消息。根據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布達佩斯電臺向世界廣播的報導，Imre Nagy 和 General Maléter 受秘密審訊後，判處死刑，並已處決。

一四。蘇聯扶植之下的匈牙利政權代表本來是不配批評別人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大會第十三屆會〔第七六三次會議〕開始一般辯論時他却發表聲明，向自由世界各國發動猛烈的宣傳攻勢，竟然再度提及瓜地馬拉事件。鑒於這個事實，我國代表團便不得不重申已經發表的意見，事實和解釋。不過本人既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否認 Jacobo Arbenz 違憲政權的聯合宣言簽字人之一，所以我現在必須重行申明：Colonel Carlos Castillo Armas 所領導的一九五四年解放運動，是瓜地馬拉人民的真正羣眾運動，其目的在反抗那個不許他們行使基本自由的共產式政權之專橫統治；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我們採取軍事行動，是為了行使我們瓜地馬拉人的憲法權利和恢復憲法政府；解放運動完全係瓜地馬拉人發動，沒有其他任何外人參加；自從那個運動以後，瓜地馬拉便有了自由，無論什麼新聞記者和觀察人員都會受到歡迎，而且在過去數月中，人

民還有充分行使民權的機會，未受任何壓力和干涉。例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完全自由投票的辦法下，若干曾經盲目贊成在瓜地馬拉建立共產主義那種企圖的份子竟在我國若干最重要市區的選舉中獲得勝利。

一五．我們的邊境對一切外國人都是開放的，四年多以來，公正的觀察人士都能證實我們的聲明不虛，甚至匈牙利共產政權的代表也可以前來我國訪問，和我國最平常的公民談話，親眼看出瓜地馬拉解放運動是完全符合瓜地馬拉人民最寶貴最神聖的權利的。這些人民會在他們的解放者逝世時以愛戴和感激的心情對他表示空前未有的盛大而純真的敬意。

一六．我國代表團和以前發言的其他代表團都會一貫表明它們的獨立判斷和意見。我們在大會本屆及以前各屆會和託管理事會內的投票，就可以完全證明我們的絕對獨立地位。如果匈牙利共產傀儡政權的代表能夠提出類似的證明，他們當然也有權陳述意見。但是他們不能提出這樣的證明，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非靠蘇聯不可，除非他們能對那些荒唐的宣傳言論提供一些能夠立足的證明，我們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不得不提到一九五四年瓜地馬拉人民史詩上不幸的一頁。我們的勝利雖然是以流血和苦難換來的，可是我們却已拜受勝利帶給我們的自由之福，現在我們一心一意要保護我們的權利，因為在我們歷史上一段黑暗時間內，曾有人想把這種權利從我們手中永遠剝奪。

一七．現在我要論到這個問題之中值得大會及世界輿論注意、而且事實上它們老早已經知道的某些方面。

一八．第一就是 Imre Nagy 和 Pál Maléter 之死。在通常情況下，愛國志士因圖謀恢復匈牙利人民的基本自由而被處死，已經是一件非常可羞的行為；但是 Nagy 和 Maléter 怎樣處死的情況甚至更令人髮指，因為那是一種危害自由的罪行，一種扼殺自由的企圖。Miklós Gimes, József Szilágyi, Ferenc Donát, Zoltan Tildy, Sándor Kopácsi, Ferenc Jánosi 及 Miklós Várhelyi 等人的判處死刑也是如此。Nagy 與 Maléter 當時正和蘇聯軍隊談判休戰條件。Maléter 在進行談判之際被捕。Nagy 的情況甚至更加嚴重，因為他和其他政府要員已經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內請得外交庇護了。蘇聯

扶植的匈牙利政權曾在有關安全通行事宜的談判中保證不對 Nagy 及其政府大員採取報復行動，當然包括國防部部長 Maléter 在內。

一九．匈牙利法庭是否有權審判那些曾經獲得正式承認的政府閣員，本人不想加以法律的分析，不過本人却想就 Nagy 事件中的違反避難權問題稍加論評。

二〇．首先，匈牙利法律顯然承認避難權，一九四九年憲法也曾宣佈這種權利，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那個通則是國際法上所公認的法則。若干政府設有保留和例外規定；不過，匈牙利政權既已就發給避難人安全通行證問題和南斯拉夫政府開始談判，單從這一點來說，顯然證明匈牙利政權承認避難原則的合法。如果不是那樣，它便會立刻要求將他交出，不會考慮在什麼情況下才准予安全通行，也不會為避難人的安全發表聲明。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很重視避難權這個合法制度，無時不在維護之中，因此，它們對於違反這種權利的行為，尤其是在已經開始誠意談判而又中途將它破壞的時候，自非加以譴責不可，因為那種行為不僅使避難權本身遭到破壞，而且使避難權所憑倚的外交豁免權也多少遭到破壞。

二一．再者，由蘇聯軍隊來逮捕 Nagy，更其是罪大惡極的行為。這些軍隊根本沒有權利替匈牙利政府行事，因為根據現在匈牙利與蘇聯之間有效的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華沙條約，匈牙利境內的蘇聯軍隊不得以任何方式妨害匈牙利主權，並且不許干涉該國的內政。

二二．這個初步罪行後來越發變得嚴重起來，因為據我們所知，儘管政府方面保證對 Nagy 及其隨從人員的避難權加以充分保護，可是蘇聯軍隊劫持 Nagy 以後，却先把他關在鐵幕後面某一國家的監獄內，然後再將他送回匈牙利受審處決。

二三．我國代表團認為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件事，就是 János Kádár 政府對樞機主教 Mindszenty 的態度。Mindszenty 的唯一罪過就是他忠於他教區內的信徒和忠於人道與自由的崇高原則。匈牙利成千成萬天主教徒的信心，雖在共產政府百般企圖破壞的情況下仍屹然不渝。當教宗庇護第十二世去世時，身為他們代表的匈牙利樞機主教理應前往羅馬參與選舉新教宗的秘密會議。但是想使樞機主教 Mindszenty 能夠前往參加會議的一切努力都沒有

結果，因此匈牙利政權就剝奪了匈牙利天主教徒由他們大主教去參加新教宗選舉的權利，並且使其他各地所有天主教徒也失掉這個教會聖君參與教宗選舉會議的機會。匈牙利政權拒絕發給 Mindszenty 離開匈牙利所需的安全通行證，是無理侵害避難權的又一證明，必須受到一切文明人民的譴責。根據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報導，樞機主教團請美國公使館轉遞的特別請願書，並未受任何注意，同時根據當時向報界發表的聲明，也顯然可以看出樞機主教需要一個避難處所，因為他如果落在匈牙利或蘇聯共產黨人之手，不是遭到監禁，便是被置之於死地。

二四．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登載路透社自布達佩斯發出的消息稱，大規模逮捕匈牙利公民的事，仍在進行中。我國代表團鑒於對匈牙利人民的壓制行動繼續存在，而蘇聯政府及匈牙利共產傀儡政府對聯合國要求蘇聯軍隊撤退和恢復匈牙利人民自由的決議案都抗不遵行，所以決定提出和支持我們面前的決議草案 [A/L.255]；希望聯合國對這種可恥事件——使一個英勇不屈的人民遭受奴役的可恥事件——的集體譴責，能使主事人明瞭，如果他們不誠心誠意設法補救目前情勢，任何人對他們尊重和平、正義、人權的聲明都不能置信，同時並使他們了解全世界都正在注視而且還要繼續注視他們所採的行動。

二五．蘇聯雖然在聯合國大會內為初嘗主權滋味的人民爭獨立，並以非自治國家及反殖民主義的戰士自居，但是它却奴役了中歐遭受苦難時間最久的各國，姑且不說它曾將另外一些人民置於它的桎梏之下之事。

二六．我們祇能根據蘇聯的行為而不能根據它的言論來斷定它是否有促進國際友好和平關係的誠意。這種行為之一必須是使匈牙利獲得解放。除非所有蘇聯軍隊均自匈牙利領土撤退，除非控制該國的數以百計的共產特務返回蘇聯，除非匈牙利人民可以在聯合國主持下自由選出他們所想要選出的政府，那末自由世界各國便不能相信蘇聯聲明尊重法律的誠意。

二七．就匈牙利這一代和以後各代來說，還可以希望現在他們的壓迫者也許會聽從世界輿論的制裁和呼籲，因此，為了匈牙利人民着想，聯合國必須

以和平方式想盡一切辦法恢復他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

二八．就那些為光復自由壯舉而捐軀的人來說，一切雖已了無痕跡，但是他們的英勇事蹟却將永垂於解放革命的光榮歷史上而不朽；至於那些死在無情劊子手刀下的人士，例如 Nagy 和 Maléter，情形也是如此。在匈牙利遭受侵略的悲慘時期中，有一首詩的最後一行就是為他們而寫的：

“匈牙利英雄戰死沙場，一顆永遠不墜的明星就從此出現在天上。”¹

二九．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自從大會上次討論匈牙利問題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個月了。那時我們曾接到大會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發表的著名報告書 [A/3592]。那個報告書不僅追述一九五六年十月和十一月匈牙利國民自發事變的經過，而且還詳細敘述了事變壓服後幾個月內 Kádár 政權對匈牙利人民橫施報復，並且手段一天比一天厲害的情形。我們所最怕發生的那種壓制和否認人權等行為都由這個報告書證實了。

三〇．大會現有特別委員會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發表的第二次報告書 [A/3849]。在第二次報告書內委員會作了兩件事情。它列舉了 Mr. Imre Nagy, General Pál Maléter 及其同伴被捕，受審和處決的經過情況；另一方面，在它所能做到的範圍內，調查了一九五六年事變參與者自從委員會一九五七年六月報告書發表以來所受的制裁。根據第二次報告書，我們清楚的看出，在這段期間內，壓制和壓迫匈牙利這個不幸人民的手段更加嚴厲起來了。

三一．聯合王國政府和今天在這裏出席的大多數國家政府一樣，得知 Mr. Nagy 和 General Maléter 已經處死，不勝驚駭與震怒。匈牙利當局於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公報中²列舉這二人許多罪名，以圖為上述行動辯護。我們不應讓這種辯詞混淆事實。Mr. Nagy 依法出任一個謀求匈牙利自由、獨立和中立的政府的首長。General Maléter 是一位為

¹ “Hungria en Llamas”，墨西哥 Nosotros，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²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Népszahadság (人民自由報) 載有這個公報。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會於六月十八日發出這個公報的英譯本。

了同樣目的而進行英勇鬪爭的戰士。因為這些行動，因為蘇聯政府懼怕他們成為榜樣，所以 Mr. Nagy 和 General Maléter 才罹殺身之禍。

三二. 最令人不安的一點就是法律程序的運用方式，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根本不用法律程序的方式。Nagy, Maléter 及其同伴係秘密受審和處死，他們既沒有機會向他們本國人民，也沒有機會向世界其餘人民聲述他們的理由。Nagy 和 Maléter 的事件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另外有許多與事變有關的人士，雖或不大知名，但愛國則無二致；特別委員會曾將這些人士案子的公開宣判結果，編成一個十分龐大的表單 [A/3842 附件四]，從這裏面可以看出其他許多英勇男女遭受苦難的情況。至於這個名單是否詳盡，本人也和委員會一樣，不得不表示懷疑。有關逮捕和審判的報導現在仍然陸續收到，今後准許向外面世界透露的這種報導當然會繼續減少；但是如因此而認為匈牙利境內的壓制行動已經停止，就實在是一種錯誤。那簡直把情勢完全看錯了。

三三. 特別委員會在它那個主要報告書和一九五八年七月發表的特別報告書內都曾提到匈牙利法律所規定的即決程序。顯然匈牙利政權重新執政以來這段期間專門講究怎樣改良它的管制和威嚇方法。秘密警察再度成為勢不可當的組織，他們似乎又恢復了以前那種毫無限制的權力；個別公民又受到非法逮捕和監禁；司法機關業經改組，不僅可用以達成現政權的政治目的，而且它在那樣做的時候還當奉命惟謹，必要時且須秘密進行。總而言之，現在匈牙利境內已把一個徹底警察國家的形形色色重新建立起來，同時也建立了一套必要機構，可以橫施不法和壓迫行為，不受到限制，而且多半還不讓人知道。

三四. 這就是匈牙利今天的不幸情況。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這當然不是因為匈牙利人民希望如此才有的；而且一九五六年十月和十一月已經充分表明，如果匈牙利人民能有決定他們本身政府形式的自由，這種情況也不會繼續存在。

三五.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匈牙利目前的情況完全是由蘇聯政府造成的，並且蘇聯政府已經決定，如果有人反抗它的權力，或它在匈牙利扶植起來的那些人的權力，它便要用武力來壓服。蘇聯在匈牙利的軍隊也許不大露面出來；但是匈牙利人民知道

他們在那裏，匈牙利人民並未忘記一九五六年，而且匈牙利人民當然已經注意一九五八年四月發出的警告：如有推翻匈牙利現秩序的任何嚴重企圖，蘇聯政府便會再度出動坦克，絕不猶豫。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匈牙利的情勢不可能說完全是內政問題，祇應該由該國現政權去處理。事情並非如此。它是某一外國對匈牙利主權國家內政進行武裝干涉和繼續以武裝干涉為威脅的直接結果。我們不可忘記，這種干涉已經進行兩年以上，大會雖一再促請蘇聯和匈牙利現政權停止對匈牙利人民的壓制手段，尊重匈牙利的自由和政治獨立，以及尊重匈牙利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的享受，可是干涉依然如故。

三六. 情況既然如此，聯合王國認為聯合國對匈牙利人民的命運便不能棄而不顧；相反的，它必須繼續受理這個問題。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執行任務時，態度非常客觀，效率也很宏大。委員會在兩個一致通過的報告書內已經發表了它的意見。我們對於委員會長期履行這種繁重職責的方式深為敬佩。大會匈牙利問題特別代表 Prince Wan Waithayakon 曾為達到聯合國所定目標，竭力設法和蘇聯政府及匈牙利當局進行諮商，我們對他的辛勤，也表示感謝。他的努力沒有成功，並非他的過失。不過今後關於匈牙利境內情況的真實性質，外間所能得到的資料大概十分有限。因此，現在確應邀請一位能力卓越、德高望重的名流，設法查明那些與執行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有關的重大發展，並將此種發展情形提供大會考慮。Sir Leslie Munro 就是充分具有這一切資格的人物。他是以前大會勳勞卓著的主席，一方面可以憑藉那個崇高位置的威望來執行上面所說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他這個人身上表現聯合國對於匈牙利情勢繼續存在一事的深切關懷。

三七. 為了這些理由，我國代表團便和阿根廷及其他三十六國代表團聯名提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決議草案 [A/L.255]。聯合王國政府完全贊成這個決議案。它認為大會應贊同一九五八年七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 [A/3849] 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Prince Wan 所提出的報告書 [A/3774]；它認為大會應對 Imre Nagy 及其同僚被處死的事件加以斥責，並對匈牙利境內繼續進行壓制的行動表示遺憾；最後它認為大會應譴責蘇聯和匈牙利當局對大會的繼續違抗。

三八．總之，儘管蘇聯和匈牙利當局對許多類似的請求都會置之不理，本人仍然殷切希望，即使現在為時已晚，它們還能停止對匈牙利人民的壓制，開始尊重基本人權和自由，並從而使英勇的匈牙利人民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恢復自由和政治獨立。

三九．在慶祝世界人權宣言——這個亞洲、非洲、美洲以及歐洲的人類行為準則——公佈十周年紀念後的第二天舉行這個辯論，實在是一種令人憂鬱而含有諷刺性的巧合。

四〇．那個宣文明文規定“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以抗專橫與壓迫，”就必須實行法治，保護人權。

四一．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人民就到了鋌而走險的地步。因為侮蔑人權，所以才造成宣言所說的“野蠻暴行，致使人心震憤”。

四二．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人類良心的憤怒，因此聯合國必須嚴密注意，以它所可使用的一切方法，把我們人類家庭中這一個受苦成員不可侵犯的權利慘遭剝奪的現象糾正過來。

四三．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美國和其他某些西方國家要聯合國大會規避它在憲章下負有直接職責的任務，而去浪費時間，討論一些對聯合國權力和威信有害並且旨在加深而非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捏造、挑撥和莫須有的問題，這種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四四．美國統治階層對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的情勢，乃至於對其他打破帝國主義鐐銬而且正在北大西洋侵略集團主使者所不喜的基礎上建立生活的愛好和平國家內的情勢，經常表示病態興趣，它的真正動機何在是不能騙人的，而且任何人也不應該受騙。這種興趣，根本和致力自由、民主、人道主義與人權問題無關。他們最喜以這種字眼來自吹自擂，今天他們也照樣的吹擂了一番，想借此遮掩他們的狐狸尾巴。

四五．西方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階層對歐亞各國以及人民正在爭取真正自由和獨立的任何地區內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力量的成長，都大感惶恐。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成功和建樹，使他們不知所措。那個新世界正循着進步的方向邁步向前，創建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同時也是全體人類和仍然受着帝國主義壓迫和奴役的一切人民的希望。

四六．歷史的開展完全和人類偉大先哲馬克思、列寧的預言相符，和共產黨的預料相符，西方侵略階層對於這一點非常氣憤。社會主義不斷成長、加強和發展，成為一個世界制度，成為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近代任何侵略者想以戰爭試探這個新世界的力量都會碰得頭破血流。如要倒轉歷史的巨輪，回到過去殖民主義者的極樂時代，把歐、亞、非和拉丁美洲看做自己的後園，予取予捨，作威作福，那簡直就等於要地球停止運行一樣難了。

四七．對人類來說，幸而那個黑暗的時代已經過去，各國人民願意並且一定能在美國或他國壟斷企業家所開列的原則以外另求一種生活方式。西方“實力”政策的倡導者愈早了解這種情形，愈早認識世界正在轉變，並將繼續向着進步和真正民主方面前進，一任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務，那末，對他們、對全人類，對世界和平的維持，就愈發有利。

四八．我所說的話也許不是美國和其他代表團若干人士所歡喜的；但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因為有人正想在這裏發動關於主義的討論，而且從聯合國這個論壇上，發表仇恨社會主義的言論。我們認為主義的差異不應該在聯合國內討論。不幸美國代表以及因軍事和政治義務而受美國約束的其他若干國家代表，不管任何藉口，甚或毫無藉口，却一直在這裏進行這種討論。那些國家對美國的態度，好像一批窮親戚對待他們的闊叔父一樣，如果他們的行為乖巧，叔父便會拍拍他們的頭，如果不聽話，便要遭到叔父的責罵。匈牙利及匈牙利人民的生活和建設的努力與這些耶利米(Jeremiah)有何關係？他們實際上對這一切的興趣並不比對去年下雪的興趣更加濃厚。不過他們隨時準備秉承美國若干階層的意旨行事。那些階層的人士正在推行直接和間接的侵略政策，雖然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遭到匈牙利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拒絕，可是他們仍然不肯放棄他們在各該國境內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希望。大會本屆會議程列有所謂匈牙利問題的原因在此，而且這是唯一的原因。

四九．這並不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面對帝國主義干涉內政企圖的第一次；不過它們倒也絕對能夠看顧自己。可是對有些國家尤其是小國來說事情就更壞了。如果容許美國及其他若干西方國家利用聯合國為悍然干涉內政的工具，那些國家的將來處境會如何呢？今天它們沒有勇氣作未雨

綢繆之計，來考慮這個問題；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充份力量抵制那些企圖侵犯它們主權和獨立的勢力。

五〇．聯合王國、法蘭西和以色列對埃及的進攻，難道沒有使我們聯合國會員國得到一點教訓嗎？去年帝國主義對敘利亞的陰謀，以及美國和聯合王國在黎巴嫩和約旦的干涉，難道不會使我們再三想到每一國家都有維護和加強聯合國使其成為和平有效工具的責任嗎？

五一．我們絕對不會，也不能採取美國、聯合王國和其他國家侵略階層所主張的途徑，認許聯合國變成美國外交家和軍人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工具。

五二．蘇聯代表團以前已經指出過，在議程上列入若干代表團現在要強迫聯合國討論的項目，不但不會發生任何有益的效果，而且還會發生正好相反的效果。所以主張將這個問題列入議程的國家，或因為種種原因尚未鼓起勇氣來反對這種新挑釁的國家，都應該再三考慮它們這種行為迫使聯合國所走上的方向是什麼，它們指定這個國際組織擔任的是怎樣一種不合宜的任務，以及很可能也為它們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五三．大會既然迫不得已，將它面前許多真正迫切的國際問題暫時擱開，那麼我們索性就一勞永逸，把所有的事情都說出來，揭穿那些一再強迫聯合國討論無謂捏造問題致使聯合國不能達成有益積極決定的人們的假面具。唯一應受譴責的是那些想借“冷戰”成就來補救國際政策失敗和“戰爭邊緣”侵略政策破產的陰謀大師。可是在這方面他們依然不能成功，而且也不能得到各國人民的好感。

五四．有人已經在這裏引舉具體資料和證據來暴露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所採政策的侵略性質。匈牙利境內事件就是所謂“解放政策”的結果之一。這種政策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但是美國却把它宣佈為一種正式的外交方針。

五五．根據文件資料證明，匈牙利反革命暴動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係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情報機關所為。匈牙利境內的反革命份子事前就已組織好了的，並由國外發號施令。他們設有司令部，指定了特別團體去奪取軍火庫，選定了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的攻擊目標，動員了交通工具以便利武器的供應，並設立了武器分發站。

五六．匈牙利境內反革命計劃是在美國製就的；和爾提法西斯（Horthyite-fascist）隊伍主要是在西德組成和訓練的，破壞份子和武器則係由奧地利偷運前往匈牙利。這是帝國主義武裝部隊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進行的一種地道的干涉行為，如果不是匈牙利人民及其真實友人斬斷挑釁者和冒險家的毒爪，這種行為很可能釀成中歐的戰爭。

五七．我們可以提出無數例證來證明外國情報機關尤其是美國情報機關對匈牙利所已進行和正在進行的顛覆工作。我現在把匈牙利反革命暴動期間，在布達佩斯某一區域軍事隊伍擔任“情報員”，後來被匈牙利當局逮捕的美國間諜 Peter Renner 所供述的情形，提出來作為一個例證。十一月二十六日，他逃往奧地利，立刻被徵擔任佈置對匈牙利的顛覆工作。這種工作由臭名遠揚的外國特務兼間諜 Bela Kirai 奉美國機關命令予以指揮。照 Kirai 所定的計劃，Renner 和其他身份相同的特務一定要設法在匈牙利境內分發有顛覆性的資料，把由西方偷運入境的武器和無線電器材建庫儲存，加募地下工作人員及擔任其他各項工作。換言之，他們準備再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發動武裝攻擊。據 Renner 說：

“Kirai 的私人副官，參謀本部的高級尉官 Décsy 抵達維也納。Kirai 叫他通知我們，說他向美國所要的東西都已一一得到。他請我們在十天以後他回來的時候，把過去所獲效果的切實報告和將來送往匈牙利武器種類和數量的詳細清單，準備妥當...高級尉官 Décsy 並且通知我，說他可以請美國使團外交信差把我的信件送達 Kirai，他並且已和使團說好，在他離開以後，我也可以採用那個方法。”

這都是照 Renner 供詞摘錄下來的。

五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匈牙利顛覆份子的活動是由誰指導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用問他們的武器是從那裏得來的嗎？像這種證明美國機關乃至於外交機關都直接參與顛覆活動和武裝行動來危害匈牙利政權的事實，我還可以列舉很多；不過我不想這樣佔據各位的時間。匈牙利政府和報界以及其他國家內的各種進步組織已經將這些事實向世界輿論發表了。

五九．同時，我也不想花費各位的時間，列舉某些西歐國家直接和匈牙利事件發生牽連，並準備對

社會主義各國人民重新進行破壞和冒險行為的其他證據。本人倒願建議，凡對上述情形仍有任何懷疑的人，可以仔細查閱匈牙利代表團所發新聞稿中 Miklós Szabo 的聲明全文。這個聲明把西方國家內針對匈牙利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工作的各機關實際地址和主持這種危害和平工作的人名都一一開出來了。

六〇。該聲明還肯定一點，就是現在這種工作，絕對沒有停止。自一九五七年春天以來，美英情報機關即準備重新在匈牙利境內進行反革命活動。這種情形已經由許多無可抵賴的事實證明了，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參與匈牙利反革命暴動策劃工作的各機關，現正分析它們失敗的原因，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上述情形的不虛。我現在想舉一個雜誌來作例子，這個雜誌叫做 *General Military Review*（綜合軍事評論）原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侵略軍事集團所發行的半官方雜誌，它的贊助人中除了那些不幸以戰爭狂熱煽動專家見稱於世的大名鼎鼎人物如 General Gruenther 和 General Norstad 之外，幾乎將所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內軍事統帥部的代表都包括在內。那批人物中還有一位曾為希特勒手下將領的 General Speidel。他是舊時的劊子手，可是現在他却似乎變成美國一般人道主義倡導者為了加強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人道原則，人權與和平情調而擬大批羅致的人物之一。

六一。在去年這個半官方雜誌第八期上有一篇大作，它的名稱很有意義，叫作“秘密軍隊”。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上尉，叫做 Goodspeed，他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澈底研究如何對獨立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和如何用軍事陰謀來推翻各該國現政權的問題。在說明他為什麼要從事這項很不尋常的研究時，這位作者聲稱他決定要彌補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軍官教育的缺陷，至於這個缺陷的原因，一則由於“近時在軍事上對武力政變技巧的注意太少”，再則也由於“大多數參謀學校都不把政變當作研究的科目”。這種說法實在令人遺憾！請問亞洲、非洲、歐洲還須經過多少次政變，然後專門學校才能“研究”武裝政變問題呢？這篇文章還對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軍官及其派往各國的特務詳細說明他們應當怎樣組織地下工作，怎樣以武器供給叛黨，怎樣和國外保持聯繫。此外，它還提到要擬定黑名單一份，照作者以近乎希特勒

式的言詞來說，這個名單上的人，非要“中立化”不可。

六二。凡是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一定都會覺察到，那不過是把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操切份子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進行冒險活動所得來的教訓做一個總結而已，至就那些正在準備重新向社會主義國家挑釁的顛覆份子來說，那簡直是一種直接訓令。這篇文章或訓令恬不知恥的說：“因為常規戰爭的費用愈來愈大，而且愈來愈無把握，... 所以武裝政變在將來軍事策劃方面所佔的地位便將愈發重要。”這都是從那篇訓令式的文章內引述出來的。

六三。談到如何部署各國武裝政變的問題，這位北大西洋條約組織雜誌文章作者認為最上的辦法便是設法做到“煽動民意來反對政府”那一着，他並且陰險的聲稱，“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也許莫過於擇宜暗殺一、二人那一策。”這就是發表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官方雜誌上的文字。

六四。這一篇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訓令還公開地說，對那些妨礙政變計劃執行的人必須“無情的加以清除”，又說為了這個目的，必須“特設一個單位，用以拯救被捕份子或清除有洩漏重大機密危險的份子。”

六五。今天在這裏發言的 Mr. Lodge 和 Sir Pierson Dixon 以及曾為若干西方國家所作匈牙利反革命叛變活動辯護的其他各國政府代表，不妨到這個論壇上來駁斥那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官方雜誌所發表的可怖命令和訓示——我想他們各位與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總有一點關係。請他們向大會解釋為什麼這個他們叫作“自衛”組織所發行的雜誌內載有下面這樣特別有關人道的建議：“要使一國政府領袖‘中立’，可以採用處死或擒獲兩法之一。在這兩種辦法中，通常處死比較容易而可靠，因為那是... 澈底的解決。”這些話都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官方雜誌內一篇文章的實際字眼。

六六。當西方各國參謀和情報機關草擬這個訓令的時候，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官方雜誌將這個訓令公開發表，並且有人還在慕尼黑、萊因河畔法蘭克福和美國各地訓練人員，擔任暗殺工作，像一九五六年秋天在匈牙利所作的那樣，既不審判，也不調查，即將各國合法政府成員實地暗殺的時候，他們有什麼資格在這裏高談人道主義、人權和自由與民主

呢？當它們非法下令暗殺匈牙利合法政府成員之際，他們有什麼資格來評論匈牙利境內的審判案呢？

六七．如果美國統治階層不把顛覆活動當作美國一般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用來對付不願追隨其後的各國政府，我們對於上面那些事實也許可以不去過問。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能而且必須考慮“匈牙利問題。”

六八．蘇聯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曾一再強調這種政策威脅和平，是要不得的。這種澈頭澈尾侵略政策的真正意義，已經由全世界進步力量的代表在一月以前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勞工黨代表大會³宣言內揭穿。該宣言內載有下列聲明：

“美國侵略和帝國主義份子正圖以‘實力’政策建立它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支配地位，並且阻止人類按照社會發展規律向前進展。他們以‘消除共產主義’為藉口，壓服愈來愈多的國家，破壞民主自由，威脅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獨立，以新方式桎梏已經獲得解放的國家，有系統地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美國若干侵略份子現正利用這種政策，設法糾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反動勢力。因此，他們成為世界反動力量的中心，人民大眾的死敵。”

我們親眼看到的實際情況和生活本身的情況都證實這個分析的正確。

六九．匈牙利事變的外國挑釁者已遭到斷然的拒斥，他們以武力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權的計劃已經失敗。雖然如此，可是現在新的事實證明，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顛覆活動仍在進行，甚至變本加厲。根據許多事實來看，美國統治階層並未放棄他們所宣佈的干涉他國內政的政策。

七〇．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以美國總統名義由白宮發出的一个特別公告稱，“解放”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過去是，現在也是而且將來還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直至此事成功為止。”

七一．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先生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發言如下：

“許久以來，我們都曾一貫強調我們對於解放衛星國”——這是他的字眼——“一事的主

張，如果我們要對外交政策基本因素加以全盤檢討，我想這一點勢必包括在內。”

不久以前，杜勒斯先生在舊金山發表演說，重申了美國這個立場。

七二．美國國會根據一九五一年共同安全法令，每年核撥一萬萬美元以上，作為對其他國家尤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諜報、破壞和恐怖活動的經費，這實在是件國際關係上空前未有的事，也是一種破壞國際法規的聞所未聞的行為。

七三．某些參議員和眾議員顯然一心希望美國總統公開設立一個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別機關。舉例來說，不久以前——祇是去年的事——依里諾洲參議員 Douglas 在參議院內提出一個聯合決議案，規定由美國總統特別設置一個“自由總署”。好一批了不得的解放人物！根據聯合決議案，總署署長有權與中央情報局局長（也算是一位解放者！）及國務部部長會商，以補助金發給——本人現在引述聯合決議案的文字：

“...積極從事廣播、出版、通訊或其他活動——什麼其他活動却没有指明——藉以維繫（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自由精神和希望的任何私人或半私人非營利組織、委員會或團體。”⁴

七四．在提出這個聯合決議案時，參議員 Douglas 說他没有將煽動任何“時機尚未成熟”——我要強調“時機尚未成熟”這幾個字——的暴動行為包括在該署的活動範圍之內，不過他接着又說，怎樣做到這一點，却要“審慎”出之。這並不是一位徒然發瘋的參議員的一種偶然行為。

七五．匈牙利反革命事變說明了美國統治階層怎樣解釋這個所謂“解放”政策，也說明了他們在這個魚目混珠的口號之下所想實現的目標又是怎樣的危險——使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都受到威脅。

七六．在美國境內設立並且和美國情報機構發生密切關聯的各種特設諜報及顛覆機關現正積極從事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其中包括下面這些團體：羅馬尼亞國民委員會，保加利亞國民中心，波蘭國民民主委員會，自由阿爾巴尼亞委員會，匈牙利國民理事會，俄羅斯各族人民解放運動美國委員會，俄羅斯團結份子全國聯盟及其他。

³ 代表大會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

⁴ 國會紀錄，第一〇三卷，第七十六號，第五七八四頁。

七七。它們所致力工作完全是訓練間諜、破壞份子和恐怖份子，並且將他們派往社會主義國家，煽動仇恨和“冷戰”。

七八。一九五八年六月份生活雜誌對這一點倒很坦白，它說：

“...從事核子戰爭既然會要自食其果，所以美國戰略家便須設計一種更適宜的力量，來在一種可以說是新型的游擊戰爭中取勝。隨同美國軍隊一起受訓練的東歐流亡隊、類似陳納德將軍式的志願軍、公開或秘密的游動單位——這都是我們可能需要的那種力量。”

這就是美國一個銷路很廣的雜誌所明白說出的話。

七九。爲了想出辦法繼續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和破壞世界和平起見，敵視國際合作的人們永遠想利用聯合國來達到那個目的，並通過聯合國來傳播毀謗和謊言。

八〇。可是就令這樣做，也還不能滿足那些在匈牙利境內組織反革命暴動的人們。他們不僅想利用聯合國來從事反匈牙利的宣傳運動，並且想利用聯合國來對該國直接施用軍事壓力。美國共和黨著名領袖前參議員 Knowland 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在美國革命女兒大會上曾經把這一點毫不含糊的說出。據四月十六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報導，前加里福尼亞州參議員 William Knowland 稱，發動匈牙利事變的自由戰士應該“由聯合國給以槍砲和手榴彈，而不應該給以同情的決議案。”顯然今天 Mr. Lodge 在提出他的決議草案[A/L.255]時，並未顧及 Mr. Knowland 的願望。

八一。美國國務卿還不大敢公開說的話，已由某些對目前外交政策去向有重大影響的美國政客透露出來了。不過美國政府不應忘記一件重要事實：在最近選舉中，美國選民明白表示棄絕的人物就正是 Mr. Knowland 這種反動的政治家。

八二。美國境內政府機關和所謂私人組織的顛覆活動當然不僅以社會主義國家爲對象，而且也以其他許多國家爲對象。

八三。美國一般外交政策都有這種侵略和顛覆趨向。原來美國政策是取決於美國壟斷企業的，而爲保護全球各地的利潤起見，那般企業自然要設法支配全世界。這就是從事軍備競賽、創設侵略軍事

集團、壓制民族解放運動、和派遣艦隊、飛機和海軍陸戰隊前往美國國境幾千里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原因。

八四。瓜地馬拉代表在這裏發表的一篇言論，顯然是事前擬就的，但我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擬就的。他在這篇言論裏說，在他以前發言的人曾經提到一九五四年在瓜地馬拉發生的事件，可是我們大家都可以證明在瓜地馬拉代表發言以前，並沒有任何人提到那些事件。顯然瓜地馬拉代表曾經預料有人會提及這些在瓜地馬拉發生的事件，因爲他認爲人們對於這些事件不會閉口不提。唯一值得驚奇的倒是他把這些事件淡然置之的態度，因爲這些事件會震撼了瓜地馬拉人民，並且向全世界說明了美國採取侵略政策來對付一個英勇小國的情形。

八五。我們大家都沒有忘記美國對瓜地馬拉採取的警察行動。瓜地馬拉人民不願讓美國壟斷企業——例如聯合水果公司——支配瓜地馬拉。

八六。同時，一般人也還一樣清楚地記得，一九五八年五月美國副總統 Nixon 訪問委內瑞拉期間，卡拉卡斯發生了反美示威遊行，美國曾爲此派兵前往卡里比安海地區。

八七。美國干涉另一拉丁美洲國家——古巴——內政的事實，盡人皆知。古巴代表已列在發言人名單上；無疑的他預備把美國干涉古巴內政的情形告訴我們。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知道，美國政府正在以武器供給獨裁者 Batista，而古巴的軍用飛機是先在 Guantanamo 美國基地配備齊全，然後才出動去轟炸平民的。也許幾天以後我們就會看到美國的直接干涉行爲，因爲這種干涉的準備工作顯然正在這裏進行。

八八。當然任何人都還沒有忘記，在印度尼西亞發生軍事叛變以前幾天，杜勒斯先生曾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發表一個大招物議的煽動性聲明。杜勒斯先生在聲明中公然唆使異議份子起而反抗印尼總統 Sukarno 和 Djuanda 政府，說美國希望在印度尼西亞看到一個“代表人民真正利益和願望的憲法政府。”誰曾授權美國國務卿決定某一印度尼西亞政府合乎憲法，而另一政府就不合乎憲法呢？在這個聲明發表以後，駕駛美國飛機的美國飛行員就對印度尼西亞的和平城鎮鄉村投擲炸彈殺害無辜和平居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

八九。近東和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一向是美國壟斷企業所特別感覺興趣的地區。美國和聯合王國壟斷企業，奪取這些國家的財富，並對阿拉伯人民加以無情的剝削，因而獲得龐大利潤。他們唯恐這種利潤喪失，於是便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主義，擬訂了擴張計劃，採取了侵略行動。過去兩年，敘利亞、約旦和黎巴嫩境內發生的事件已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關於那些事件，我們在大會裏曾作詳細討論。

九〇。不多久以前，美國殖民主義者曾向黎巴嫩進兵；不過這次干涉並未獲得華盛頓所指望的結果。阿拉伯人民沒有向侵略者屈服。他們獲得了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支持。事實上大會第三緊急特別屆會曾譴責美國和聯合王國在近東和中東的侵略，並要求它們將干涉軍隊撤出。美國和聯合王國因此不得不撤走它們在黎巴嫩和約旦的軍隊。這都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九一。在阿拉伯東方遭到挫折後，“戰爭邊緣”政策的創導者便在遠東發動新的挑釁行為，開始了另外一個甚至更加危險的軍事冒險嘗試。

九二。美國代表企圖以美國國會曾經承諾所謂“防衛”臺灣地區的義務為理由，替美國第七艦隊、美國空軍及其他武裝部隊集中臺灣地區辯護，替美國揚言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脅行為辯解。試問美國國會根據什麼權利來承諾這種義務，去阻止偉大的中國行使它對中國領土臺灣及其他島嶼的主權呢？聯合國憲章的一項規定明明說對任何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得有所侵害。

九三。這都是美國悍然干涉他國內政和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確鑿事實。

九四。我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一個需要我們去討論的匈牙利問題存在。匈牙利有一個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自從國際挑釁者強使匈牙利遭受苦難之後，匈牙利人民對他們的領袖和他們堅決支持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更加熱烈擁護起來了。

九五。國外挑釁者及其國內扈從所欲破壞的匈牙利經濟，現在日益昌盛。根據官方資料，今年工業生產幾較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四。人民生活程度逐漸提高，而教育和文化事業也在陸續進步中。

九六。匈牙利人民盡瘁於社會主義理想的態度已由最近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國民大會的選舉證實。雖然美國報紙和無線電受着“冷戰”主謀人物的愚

惑，發動了一個攻擊匈牙利的猛烈宣傳，圖向匈牙利人民使用壓力，可是匈牙利人民已經從一九五六年事件中，得到很多教訓，再也不會墜入敵人的陷阱。匈牙利人民以熱烈支持愛國人民陣線候選人的事實來答覆一切反匈牙利的陰謀。參加投票的佔選民總數百分之九十八。

九七。因為“冷戰”需要而製造出來的所謂“匈牙利問題”，根本就沒有任何理由硬要聯合國來加以討論。有些人認為把這種問題列入大會議程，就可以強迫他人就範，那實在是一個絕大的錯誤。蘇聯及自由匈牙利的一切友人決不容許匈牙利受到任何傷害。匈牙利從未而且永遠不會是美國或任何其他大國的殖民地。匈牙利人要求處於獨立地位，而且一定會處於獨立地位。

九八。著名的匈牙利政治家，公認的社會主義工人黨領袖 János Kádár 對於這種情形曾說過一段很得體的話：

“任何人把一九五六年十月份內的日期看錯，認為它是一九一九年八月，那祇好怪他自己。這種人如能對日曆再看一眼，並把他們一九五六年的態度改變，那實在是一件好事。”

九九。最近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時間在聯合國內認真談判真正重大問題的 Mr. Lodge，似乎倒有很多時間來和反匈事業的其他股東會商。不過 Mr. Lodge 和美國其他領袖實在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不管它的敵人有些什麼意見和花樣，匈牙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仍將繼續存在、發展和日益強大。今後還想參與反匈運動的人，不過再度表示他們生活在過去的時光中，向後開倒車而已。他們顯然沒有向前展望的能力，在政治上這種態度除失敗以外不會有其他結果。那些助長或不反對在聯合國內繼續討論反匈運動的人，也應當不忘此點。

一〇〇。歸根結底，聯合國本身的命運也要看它是否繼續鼓勵這種騙局，讓美國在聯合國權威的掩護之下實行武力政策及干涉他國內政的政策。本組織是為保衛和平而建立的。我們絕不可讓它成為某些國家陰謀侵略他國的工具。如果聯合國走上這個途徑，它不但不能減輕現有的爭端和歧見，而且反而會使它們加深，其結果不但不能防止戰爭，反而會釀成戰爭。

一〇一．也許這就是戰爭販子所想達到的目的。美國司法部部長 Mr. Rogers 在悲嘆那些被匈牙利人民懲罰的匈牙利罪犯的命運時，奉勸美國人民不要吞下和平共存之餌，他這種態度實在不是偶然的。這也就是本屆大會之始 Mr. Lodge 在總務委員會〔第一一七次會議〕中對發展和平共存這個項目的字眼甚至也表示反對的原因。

一〇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全人類的良心，都要求聯合國不應該讓它自己形同虛設，並且要求它抗拒想把它變成和平與和平共存敵人之工具的任何企圖。

一〇三．根據聯合國憲章以及大家對憲章所寄託的希望，聯合國必須把它從事正常有效工作時所遇到的一切障礙掃除，並應永遠停止討論那些和平與國際合作之敵所提出的種種挑撥離間問題。這是聯合國必須履行的責任。

一〇四．美國代表今天〔第七八四次會議〕提出一個決議草案供大會審議。這個決議案的意義十分清楚。它想慫恿聯合國來進一步干涉一個會員國的內政。Mr. Lodge 在他的陳述中，發表了許多此刻我認爲不必論評的言論，因爲這些言論是從美國機關過去數年來對匈牙利問題所進行的卑劣宣傳材料中借來的。Mr. Lodge 所說的全是老套。他令我想起一種人，房主並不需要他，叫他走開，而他却千方百計地想把那個房主的大門拆下。匈牙利代表今天在這裏〔第七八四次會議〕公開的說，匈牙利人民並不需要 Mr. Lodge 從中斡旋；Mr. Lodge 把別人的大門拆下時，即使有三十六個幫手，也並不能使他的行動稍爲合法或合理。

一〇五．我們覺得 Mr. Lodge 今天提出而且不幸爲許多我們認爲依賴美國的國家所支持的決議草案，對所謂“匈牙利問題”的解決或聯合國權力與威望的增加，都不能促成任何富有建設性的結果。

一〇六．蘇聯代表團堅決反對這個決議草案，因爲它違背聯合國憲章，並且是美國所發動的“冷戰”的產品。我們絕對不願幫着煽起“冷戰”的火燄，因此我們要投票反對這個決議草案。

一〇七．主席：瓜地馬拉代表希望行使他的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〇八．Mr. BELTRANENA VALLADARES (瓜地馬拉)：本人願就蘇聯代表提及瓜地馬拉之處，提出幾句解釋的話。

一〇九．我可以向他保證我的陳述是昨天晚上才擬就的，當然我所指的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 Dr. Endre Sik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七六三次會議〕在大會內的演說。

一一〇．我想提醒蘇聯代表一下，他忘記提到鐵幕後面各國供給而由 Alfheim 船裝載以爲共產黨攻擊瓜地馬拉之用的大量武器；我還想提醒他一下，在瓜地馬拉境內任何地方，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外國坦克，可是在匈牙利，隨蘇聯軍隊進去的坦克却有一萬三千輛之多。

一一一．我還想提醒他一句，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瓜地馬拉曾經舉行數次完全自由的選舉，瓜地馬拉人民對於他們領袖抗拒共產主義的鬭爭已經充分重申他們的支持和信任，這就是我國完全民主而蘇聯代表言論純爲宣傳的確切證明。

一一二．Mr. EINAAR (荷蘭)：匈牙利悲劇的慘痛可怕事實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本人如把它們重加敘述實在多餘。因此我祇需要提到一點：自從我們第十二屆會閉幕以來，正直的領袖遭到陰險的殺害，人權的壓制和侵害繼續進行，無論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或大會特別代表都不能獲得蘇聯政府或匈牙利現政權的合作，甚至連這種合作的初步跡象都沒有。在這一切方面都顯出公然對本大會以前各次決議案蠻橫違抗的態度。

一一三．不幸得很，我們知道大會沒有強制執行這些決議案的方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因此就祇好聳聳肩膀，把這種情形忘掉。

一一四．大會既是世界各國最高的論壇，應該明白表示匈牙利情勢仍在本組織受理中；應該公開譴責那兩個犯罪政權對大會權力繼續違抗的態度，應該申斥最近對匈牙利愛國人士在司法上所進行的謀殺，應該再度要求蘇聯及匈牙利現政權尊重匈牙利的自由和獨立及其人民所享有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一一五．我們並不幻想，再行在此提出這樣的請求就會打動受請求者的良心；他們已屢次向我們表明，他們的主義使他們對自由世界人民所認爲正

常、合理的人類情緒毫無感受。現在我們祇能在情理中希望這些犯了過失的政權會認識到它們這種違抗和壓制行爲的得不償失，而對人類公認準則表示尊重，却於它們有利。

一一六．主席在他昨晚動人的演講中說得很對，尊重基本人權是實現世界和平的條件之一。依憲章規定，本組織以維持國際和平爲首要目的，因此便非繼續宣揚這個真理不可。爲了這個理由，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呼籲，並且密切注意進一步的發展。

一一七．大會面前這個決議草案[A/L.255]的各提案國——本國很榮幸的也是提案國之一——能够找到 Sir Leslie Munro 這樣卓越的人物準備出任上述的那種工作，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希望他對大會匈牙利問題決議案的實施情形能够提出進展順利的報告。

一一八．Mr. KURKA (捷克斯拉夫)：捷克代表團竭力反對再由聯合國大會討論所謂“匈牙利問題”，並反對再將本組織用來從事那種干涉一個會員國內政的不能容許的行爲。

一一九．在過去關於“匈牙利問題”的辯論中，捷克斯拉夫代表團曾一再指出把這個顯係尋釁的項目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一事本身就完全破壞了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尤其是第二條第七項的原則。因此，我們支持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採取的立場，也堅決反對聯合國討論“匈牙利問題”，因爲那是無端干涉匈牙利內政的一種企圖。

一二〇．“匈牙利問題”是憑空造出來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美國領導之下，瘋狂的想把這個項目留在議程上，好用它做工具，在各國人民間散佈宣傳、仇恨和敵意，並且增長國際緊張局勢。

一二一．匈牙利反革命運動的崩潰使西方帝國主義階層非常惱怒，並且加深了它們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仇恨。這就是西方各國不斷想把“匈牙利問題”留在大會議程上，並且利用聯合國爲干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政工具的原因。

一二二．有一點值得注意，這次提議[A/3875]在大會本屆會討論“匈牙利問題”的國家是澳大利亞。這個國家距匈牙利有數千里之遙，關於該地的實際情況，很難希望它得到客觀的資料。

一二三．今年聯合國重新討論匈牙利情勢的正式藉口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

公告。⁵其中宣佈了審判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動首領 Nagy 及其同謀並對這些匈牙利人民叛徒加以公平處罰的消息。

一二四．帝國主義國家不惜以應該用在有價值事項上的熱情，恢復了聲名狼藉的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工作。這個非法委員會的設置在聯合國歷史上將爲最黑暗的一頁。委員會恢復工作的結果又發表了一個關於匈牙利問題的特別報告書[A/3849]，其中主要討論賣國賊 Nagy 及其同謀的定罪問題。在 Nagy 及其同謀受審期間得到證明的事實是些什麼呢？

一二五．根據官方的審判經過報告書，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白皮書“Nagy 及其同謀的反革命陰謀”第五卷，可以看出這些被判刑的出賣匈牙利人民的奸賊犯了危害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破壞該國法律及背叛該國人民的滔天大罪。

一二六．審判期間，事實證明 Nagy 及其同謀確曾進行一個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制度的陰謀，而他們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動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中也確曾負起領導的任務。

一二七．這些被判罪人犯的活動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以致在幾天以內，成百的沒有武裝的匈牙利公民，都在反革命勢力下犧牲了。另外還有成千的人被關進監牢，其中大多數人同樣地也有被處死的可能。幸而蘇聯軍隊響應 János Kádár 工農政府的呼籲，按照華沙條約規定，赴援匈牙利人民，對那些人及時予以協助，然後他們才能免於這個殘酷的命運。

一二八．此外 Nagy 及其同謀的審判還完全證實了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和法西斯性質，以及西方國家直接參與這次事件準備和組織工作的情形。

一二九．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動和 Nagy 及其同謀的叛國，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歷年來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進行干涉和顛覆活動的結果。美國國會曾核撥經費一萬萬美元，專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活動。多年以來，西德境內都有招募匈牙利逃亡分子組成的武裝隊伍集中受訓，所需款項便是從那筆經費內開支的；這次反革命運動暴

⁵ 參閱註二。

發以後，那些隊伍的份子會大批由西德湧入匈牙利。同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並將武器偷運入匈牙利——爲了這個目的，它們甚至不惜利用運送醫藥用品和人員的紅十字會飛機和卡車。

一三〇．在匈牙利事變期間內自由歐洲和美國之音兩個廣播電臺的犯罪活動也是人所周知的。美國肆無忌憚干涉社會主義國家內政，已爲美國外交政策公開宣布的原則。本人願自捷克本身在這件事上所得到的豐富經驗中引述若干事例，作爲那個陳述的證明。

一三一．多年以來，特務份子、恐怖份子和破壞份子不斷進入捷克領土，其中大多數人是從捷克解放後逃亡西方的戰犯中招募來的，另外一部分人則來自逃亡的賣國奸賊或其他各種罪犯。

一三二．捷克斯拉夫代表團在大會早幾屆會中曾經迭次敘述美國情報機關在難民營尤其是西德難民營中招募特務的情形。這些特務先在捷克邊境沿各地接受各種特別訓練，然後奉派前往捷克執行諜報和恐怖任務。

一三三．美國諜報機關派往捷克境內的特務從事最兇殘的罪行，造成了許多和平公民的死亡。捷克斯拉夫已經把美國諜報機關對付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各種活動細節向大會提出。

一三四．美國對捷克斯拉夫的顛覆活動並未停止。過去兩年，捷克當局和捷克人民合作已揭露了許多由西德送往捷克斯拉夫領土內的特務和間諜。於此，我們還應該提及一下，這些人差不多都在越過捷克斯拉夫邊境以後不久即遭捕獲。不過美國對捷克斯拉夫的挑釁行爲並不限於派遣特務和破壞份子。幾天以前，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美國空軍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接鄰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邊境地區進行挑撥性的演習，毫無忌憚的侵犯了捷克斯拉夫的領空。

一三五．在致美國駐普拉格大使的抗議書中，捷克斯拉夫外交部指出美國軍用飛機侵犯捷克領空並非偶然發生一次，而曾有系統的發生多次，儘管捷克政府迭次抗議，儘管美國當局聲稱已下令禁止美國飛機飛過捷克邊境，可是那種事件却依然發生。

一三六．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多年來一直是自由歐洲和美國之音兩個廣播電臺攻擊的對象。美國侵

略階層多少年來一直利用這些廣播電臺散播敵對的宣傳和直接組織與控制美國情報機關派往捷境特務的間諜、搗亂、破壞和恐怖行爲。這些廣播電臺被利用來和美國特務取得聯繫，並播送各項密碼指示和命令，以便進行捷克斯拉夫法律——也像其他各國法律一樣——認爲係刑事罪行的活動。

一三七．在匈牙利事變期間內，美國廣播電臺工作加緊。自由歐洲電臺差不多等於反革命運動的司令部之一。它在廣播中向武裝反革命份子發出指示和命令，對他們說西方國家就要實行軍事援助，並煽動他們不顧人性，對匈牙利愛國人民橫施暴行。這個電臺還多方設法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引起騷擾和製造叛亂，包括捷克在內。

一三八．在匈牙利事變期間以捷語發出的許多煽動廣播中，我們祇要引述自由歐洲電臺號召直接武裝叛變的一次廣播就行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二時五十分，自由歐洲電臺以捷語廣播下面這樣的一個口號：“我們必須趁機起事”。除了這個口號以外，還提出國外軍事協助的諾言。又在這同一次廣播中，接着還說了下面這些話：“現在這個時候，我們保證一定拿起我們匈牙利兄弟手中落下的武器。我們保證一定恢復匈牙利的自由和整個世界的秩序”。這樣的秩序，實在令人敬謝不敏。

一三九．西德和柏林西區許多美國諜報機關正在對東歐各國進行顛覆活動。德意志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就西德政策威脅和平一事提出的備忘錄中，發表了許多事實，證明確有一種系統的敵對運動存在，不僅要在德意志民主主義共和國而且要在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製造混亂，其目的則爲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

一四〇．捷克人民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反革命運動的崩潰，大感欣慰，因爲他們知道如果在歐洲腹心建立一個法西斯匈牙利之後，它便會成爲帝國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對它鄰邦——包括捷克在內——進行挑釁活動的溫牀，這就不僅嚴重地威脅捷克斯拉夫人民的安全，而且也威脅整個歐洲的和平與安全。

一四一．捷克斯拉夫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鄰國和盟邦，捷克人民和匈牙利人民之間的誠懇友好關係，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國人民廢棄了以剝削爲基礎的舊社會制度，開始建

設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時他們也化除了兩國舊時統治剝削階級在外國帝國主義者直接參與和支持下所煽起的隔閡和爭執。在這兩個之間，正如在社會主義陣營所有其他各國之間一樣，建立了一種完全新的國際關係，以彼此誠懇合作和充分了解並在共同利益範圍內實行互相協助的原則為基礎。

一四二．最近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曾正式訪問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這就更進一步加強了捷克人民和匈牙利人民之間兄弟般的合作關係。

一四三．匈牙利反革命運動的崩潰，粉碎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企圖分裂社會主義各國的一切希望。匈牙利人民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受到妨害，而且在他們共同抗拒國際帝國主義反動份子攻擊的鬭爭中加強了。那些想把歷史時鐘倒轉的人已經遭到失敗。

一四四．勝利已為人民獲得。他們證明了世界上無論任何事物都不能勸服他們再讓貧窮、剝削和不和的鎗鏑加在他們的身上。過去兩年已經一再證明社會主義各國正在以堅定不移的團結精神和兄弟般的合作態度，向前進展。這就是為什麼帝國主義者——尤其在美國這裏——想到匈牙利反革命運動失敗情形就要狂怒不已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的願望和希望都遭到挫折，他們再度利用聯合國的論壇來復活“匈牙利問題”，並且根據那個藉口重新設法煽動大家對社會主義各國的仇視。不過他們可以放心，這種已經衰竭的運動並不能挽回他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永久失去了的局面。

一四五．匈牙利人民最近在普選中表示一致支持匈牙利工農政府所採行的政策，並且一致贊成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兄弟般的堅固團結，並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進行友好的合作，來建立匈牙利國內的社會主義，這樣一來，把國際反動份子一切計劃和希望都完全破滅了。

一四六．捷克斯拉夫代表團認為，如要本着和平共存精神，加強所有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就應該永遠不准在聯合國內重行討論這個含有挑釁作用的匈牙利問題。

一四七．我已經說過，這種討論完全是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本組織會員國之一——內政的干涉；這種討論有損聯合國的權力和威信，為了這個原因，大家應該拒絕討論這個問題。

一四八．昨天大會會議[第七八三次會議]曾就如何實現及促進各國和平善鄰關係的辦法問題一致通過決議案一件。在那個決議案裏，大會促請所有各會員國採取有效步驟實施和平共存原則。這就是說各國之間的關係應該以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和互利的原則為基礎。

一四九．如果大會要樹立榜樣，採取第一個實施這個決議案的步驟，它便必須堅決拒絕以會員國之一為對象的任何挑撥行動。

一五〇．大會必須拒絕美國及其他國家為求實現美國所採進行“冷戰”和煽動各國人民仇恨政策而提出的挑釁決議草案[A/L.255]——一個足以製造有利於戰爭而非和平氣氛的決議草案。因此，這種挑釁行為的煽動者一定會受到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譴責。

一五一．主席：愛爾蘭代表要求行使答覆權，本席請他提出一個簡短的陳述。

一五二．Mr. O'BRIEN(愛爾蘭)：我國代表團本來不想在這次討論中發言，不過蘇聯代表 Mr. Zorin 的一句話使我們不得不有所聲述。

一五三．蘇聯代表說我們面前決議草案[A/L.255]的提案國都要依附美國，他並且間接表示那些國家所以提出那個草案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那個事實。其他提案國當能自行駁斥這種指控。本人願以愛爾蘭代表團名義，簡單的說幾句話，來加以駁斥。

一五四．愛爾蘭並不依附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我們並不是因為任何外界的意見而聯名提出那個決議草案的。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祇要看我們在這個組織內的紀錄，就可以充份證明。我們不僅對匈牙利境內剝奪自由的行為曾提出抗議，而且對世界其他許多地區內剝奪自由的行為也曾提出抗議。

一五五．當一個小國因為外界的力量所迫而喪失自由時，具有愛爾蘭這樣歷史的一個國家自不得不提出抗議；用不着外界壓力甚或勸告，就會把這種抗議提出來。

一五六．如果蘇聯代表團能够體念到對它在匈牙利行動大感震駭的是那些曾經不得不親自為本身自由而奮鬥的國家，那末它就不會說對蘇聯行動所

提的抗議出於殖民主義的動機，用這種動機來說明愛爾蘭的行動，顯然過於荒誕，沒有駁斥的必要。

一五七。我國就是曾在大會中盡它所有微薄力量以求緩和緊張局勢和終止冷戰的國家之一。我們仍擬本着這個精神繼續努力。我們認為籲請蘇聯在東歐採取一種可以使緊張局勢容易緩和和下來的政策，和我們那種努力並不抵觸。如果蘇聯始終未能做到那一點，我們這個獨立而愛好自由的國家對於東歐所受的壓迫，也正如對於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的壓迫一樣，便不得不繼續表示反對。我們對這件事的興趣並非為“冷戰”宣傳而服務；我們所關心的是人類自由的大宗旨，凡是過去不得不為本身自由而奮鬥的人，對於保衛這個宗旨一事，尤其認為義不容辭。

一五八。Mr. SHANAHAN(紐西蘭)：大會關心匈牙利問題已經很久了。其他任何問題都未曾使聯合國發生更大困難，或使聯合國主要會員國之一的信譽受到更大的損害；自一九五六年年底以來，在匈牙利所發生的許多可惡事件中，當然沒有一件比前匈牙利總理 Imre Nagy 和他的國防部長 General Pál Maléter 以及他們同僚被處決這件事更可歎息的了。

一五九。特別委員會曾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的補充報告書[A/3849]中列舉一切事實。Mr. Nagy 及其同僚原在布達佩斯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後來却被故意勸誘離開。接着，他們又被強迫送往羅馬尼亞。儘管官方曾經保證不因 Mr. Nagy 及其他匈牙利領袖過去的行動而對他們起訴，可是在秘密審判之後，未經上訴就將他們處死了。

一六〇。特別委員會指出，這些處決事件並非匈牙利境內仍在進行的壓制政策的偶有事例。匈牙利當局所作所為，違背最高層負責人的諾言，實不可恕。不過對這種情形，蘇聯政府顯然要負主要責任。不尊重 Mr. Nagy 安全通行證的是蘇聯當局。逮捕 General Maléter 的也是蘇聯當局。而且匈牙利現政權至今仍在駐紮匈牙利境內的蘇聯軍隊庇護之下，摧毀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它這種做法，毀棄了它對本國人民的諾言，違反了大會決議案，也違背了聯合國憲章。

一六一。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才出現了三十七國代表團向本屆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A/L.255]。我國代表團就是這三十七國代表團之一，正如在我

以前發言的愛爾蘭代表一樣，我要指出我們所以列名這個決議草案，也是因為我們信奉自由的緣故。本人還願提醒蘇聯代表一下，一九三九年納粹在歐洲開始侵略時，紐西蘭即曾對它作戰。

一六二。這個決議草案的規定已經由其他發言人詳加解釋，本人不再贅述。不過本人必須對大會特別代表 Prince Wan Waithayakon 一心努力促進大會關於匈牙利問題的宗旨一點，表示紐西蘭的感佩。同時本人並願對特別委員會各位委員進行仔細調查和提出切實報導的榜樣表示謝忱。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五位代表，能够如此履行職責，大會實應深表感激。

一六三。同時我必須十分鄭重的聲明，我國代表團並不認為大會重新討論這個項目就是對匈牙利內政的非法干涉。關於蘇聯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境內所生事件以及現在那裏所生事件的解釋，本人不擬有所論列。同時我對今天上午自稱代表匈牙利人民發言的那位先生所發表的意見[第七八四次會議]也不想加以論評；說一句最輕的話，他所重述的歷史也是很難得教這個大會輕易相信的。

一六四。我們認為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報告書確實可靠。關於一九五六年革命及其後所生事件的其他各種說法，祇能以這個報告書為衡量的根據，來斷定那些是事實，那些是虛構。不過蘇聯代表說得很對，匈牙利境內的確曾經發生干涉情事。這次干涉是一個會員國進行的，想利用武力來奪取一個鄰邦小國的主權。美國軍隊並未像蘇聯代表妙想天開所認為的那樣進行這次干涉。大會特別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便是蘇聯軍隊在匈牙利悲劇中所作所為的鐵證。

一六五。蘇聯政府和匈牙利當局始終拒絕遵行大會要求它們對匈牙利人民施以人道待遇並將蘇聯軍隊撤退的決議案。這種態度是一個大國採取的，所以更要加倍予以譴責。我國代表團認為，這種違抗態度除使現在匈牙利不幸人民仍然遭受痛苦而外，還有其他後果。這個問題事實上超越了地區利益或彼此進行冷戰的範圍。我們相信沒有一個大國——本人在這裏用這個名詞是就它的物質意義來說——可以一意孤行而不顧世界大眾的良知和聯合國的公正要求。任何聲稱尊重本組織原則的大國都不能一方面繼續採取這樣的行動，而同時還指望別人相信它

的正直和聯合國維持正義和平的能力。行使不法的暴力，並且拒絕放棄其憑藉此種暴力而獲得的利益，就使本組織的基礎受到打擊。一個大國已經違反了憲章的規定。在這樣做了之後，它不僅拒絕補救這種損害，反而想把它本身行動的後果，歸咎他人。這是不是說它還想在濫用威力的暴虐罪之外，再加上一個同樣可恥的虛偽罪呢？

一六六．在這種情勢沒有改善前，在匈牙利境內繼續進行壓制的情況下，我國代表團認為大會應繼續對此問題表示關切。因此，我們歡迎指派聯合國代表來向會員國或大會報告關於匈牙利問題決議案實施方面重大發展情形的提案。自然，我們對於前大會主席我國人 Sir Leslie Munro 奉派代表聯合國來擔任這件工作，尤其感覺欣慰。我們有特別理由深信 Sir Leslie 一定能勝任愉快，大展宏猷。

一六七．在匈牙利問題上，我們有了一個接受憲章義務是一回事而遵行憲章義務又是一回事的不幸事例。這種顯明的對比並不因為我們投票通過這個決議草案而減輕。但是對接受憲章規定並設法使這種規定有效的國家來說，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工作的安排

一六八．主席：現在這個時候，本人想就我們目前的情形，請教大會。關於我們現在討論的匈牙利情勢這個項目還有十七位代表想要發言。大會已決定明天休會。除這個項目外，大約尚有二十四個項目須由大會討論。第一委員會正在設法結束議程項目的討論，但尚未做到。這是目前最基本的事實。

一六九．本人原擬繼續進行現在這個討論，直至晚間六時三十分為止。但是根據我剛才向大會提出的事實，如照大會決定於明天結束第十三屆會本期會議的討論，那麼今晚就顯然應該再舉行一次會議才是。不過大會在每一方面都是它自己的主人，今晚是否舉行會議可以自行決定。如果沒有別的意見，大會現在就繼續討論，至六時三十分休會，然後於今晚八時三十分重開。

一七〇．總務委員會明天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會，因此本人建議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開會時間由下午二時三十分改至上午九時三十分。這樣全權證

書審查委員會便將於明天上午九時三十分開會，總務委員會則於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會。

議程項目六十九

匈牙利情勢(續前)

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之特別報告書
(A/3849)(續前)

一七一．Mr. NUÑEZ PORTUONDO(古巴)：本人願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再度向匈牙利那個不幸國度內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男女老少愛國志士表示敬佩之意。

一七二．本人還願向逃亡海外各地而能現身說法證明當年蘇聯軍隊違反一切現代文明原則入侵匈牙利時候，所有種種情節的匈牙利萬千人民，表示我們的同情。

一七三．今天上午我們曾經親歷一種祇好說是但丁式的光景。但丁所寫的神曲向我們精彩的敘述了地獄的可怕景象。不過他一定從來沒有想到那位所謂匈牙利代表——據說他還是一位基督教主教——到這裏來向我們說話時所顯出的那種光景。那位代表說他認為蘇聯軍隊殺死他的同胞六萬多人，傷害十萬多人，並使二十萬以上的男女老少被迫逃亡，是一種值得景仰和頌揚的行為。這是但丁形容地獄時從未想到的一種景況。

一七四．我還想請各位注意。在那位所謂匈牙利代表的言論〔第七八四次會議〕中，某些陳述是文明世界上頭腦正直的人所不能接受的。照他所說，好像叛國罪和革命是一回事，這種觀點任何文明世界的律師都不能接受。在二十世紀，竟有人發表這樣的意見，真令人驚詫不已。他接着又說，無論 Nagy 和 Maléter 犯的什麼罪，將他們處死都是應該的，值得今天上午向我們說了一大篇話的那位基督教主教的祝福。

一七五．匈牙利境內發生的事件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國際輿論都知道的。沒有任何可以說得過去的理由來替那些事件辯護：這位所謂匈牙利代表在發言時不曾提及不會解釋的一個事實，就是 Nagy 原為匈牙利政府的合法首長，匈牙利的合法總理。這個事實不僅是特別委員會說的，而且也為 János Kádár 所證實。Kádár 為 Nagy 政府閣

員之一，而且他在布達佩斯電臺廣播時說過 Nagy 是總理。他既是總理，他當然就有權叫蘇聯軍隊撤退。他沒有請蘇聯軍隊干涉；蘇聯軍隊以武力入侵匈牙利領土，進行歷史上最大的屠殺，這種行為違背了他的意志，也違背了他的政府的意志。

一七六．再者，Nagy 和他的政府曾經請求⁶ 而且有權請求聯合國干涉，而聯合國爲了履行它在憲章下的義務起見，遇到一個強大會員國藐視一切國際法原則，違反文明和榮譽法規，侵犯另一會員國的情事，也當然要予後者以應有的協助。這都是匈牙利情勢的真相，任何人不能否認或表示異議。

一七七．大會曾以非常大多數通過了許多決議案，唯一表示反對的國家就是蘇聯和它的衛星國。這些決議案都爲蘇聯所藐視、違抗和玩忽。

一七八．從前有人在這裏說過——今天聯合王國代表也重新說過——聯合國的會員國可以分爲兩類：一類依據憲章規定，履行大會所有一切決議案；另一類橫行霸道，遇到不如意的決議案就置之不理，而於己有利時，便認爲其他會員國應該履行大會決議案，例如蘇聯就是。

一七九．這是一個迥異尋常的嚴重情勢。如果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不聯合起來制裁不遵守大會決議案的蘇聯，那麼聯合國便要場臺。匈牙利並不是僅有的事件。本人可以——如我在第一委員會內那樣——提及蘇聯一貫不予尊重的大多數決議案的態度；例如聯合國緊急軍的費用，因爲這個自稱世界最富國家之一的蘇聯不肯尊重大會絕大多數所作的決定〔決議案一一二二(十一)〕，而便不得不由經濟資源極其有限的小國來負擔。

一八〇．在許多場合，蘇聯都不理大會的決議案。對於這種態度，我們很難找到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不過我倒要說明一點，蘇聯本身既然不顧憲章原則或議事規則而爲所欲爲，可是它的代表竟敢——這是最客氣的字眼——到這裏來對那些遵行大會決議案的國家說，憲章原則必須遵守，這件事或那件事一定要做。

一八一．Mr. Zorin 對裁軍問題曾經發表過一些很重要的意見。事實上他等於這樣的告訴了美國

代表：現在你在大會裏佔多數，因此我們不遵守那些和我們利益相反或與我們意見不符的決議案，但是有一天如果我們能在大會裏佔多數，那麼你就要瞧瞧我們的顏色了。

一八二．Mr. Zorin 的話——我所引述的如果不是他原用的字眼，至少也是他立論的大意——鄭重指出，一旦蘇聯對於大會面任一問題能够取得多數時，我們所處地位就很危急。當然少數派代表最低限度也應作被驅逐的打算，如果落在蘇聯手上，便要打算遭受 Maléter 和 Nagy 所遭受的同樣不幸命運。

一八三．我提到這些問題，因爲它們大可幫助我們適當了解聯合國事態演變的情況和蘇聯想要設法破壞本組織的情形。迄今爲止，本組織還是蘇聯征服和稱霸世界計劃的一個障礙。

一八四．這位所謂匈牙利代表在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陳述中說，匈牙利事件並未引起任何問題，而且毫不重要，他這種態度就把憲章原則遭到公然橫蠻無理的破壞時聯合國所面臨的問題，和文明最基本原則遭到同樣破壞時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一筆抹煞。

一八五．他接着說匈牙利問題是近代殖民主義的結果。他沒有提到任一國名，我想他的下意識一定在那裏說話。在這件事上，他說得很對，因爲匈牙利事件是蘇聯在中歐推行近代殖民主義的一個最顯著例證。蘇聯佔領了許多領土，受它奴役的男女在一萬萬人以上。

一八六．不過其他任何事件都不像用四十萬大軍和一萬三千輛坦克來叫匈牙利屈服在蘇聯殖民主義桎梏之下的匈牙利事件那樣證據確鑿。以前從來沒有暴露過如匈牙利這種觸目的事件，讓外面世界來仔細察看。我要再說一聲，這個事件是殖民主義最野蠻的一種方式的表現，聯合國內其他人民必須起來對它表示反對。

一八七．這位所謂匈牙利代表說了一句令我們和大會大多數國家都莫明其妙的話：他說甚至蘇聯軍隊的干涉，也是一件內政上的事。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說法，反映了蘇聯總理 Khrushchev 在美國 Mr. Stevenson 訪問時以無可懷疑的字句表示過的意見：所有影響世界各地人民民主國家的一

⁶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二緊急特別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五，文件 A/3251。

切問題，都是蘇聯的內政問題。顯然那位所謂匈牙利代表想要轉移大會的注意力，所以他才發出那樣一句大體上沒有甚麼意義的言論。他告訴我們，匈牙利境內發生的一切事件——包括刑事罪和謀殺等——都因為選舉而一筆勾銷。他告訴我們，最優良最民主的選舉方式就是每一個人都照一個職位祇有一個候選人的一張名單投票選舉。換言之，根據這個所謂匈牙利代表的意見，一個標準的民主選舉就是將八個候選人的名字提出之後，所有選民都要投票選舉他們。

一八八。他說——而且 Mr. Zorin 也同樣認為——有了這種選舉以後，六萬愛國志士死亡，十萬人受傷，二十萬人被迫逃亡，以及其他犯罪，都成了正當的事。這是本大會文明國家和人民絕大多數代表團所不能接受的。

一八九。最後他提到一個節略——美國代表後來〔第七八四次會議〕曾將這個節略的內容說明——內稱華盛頓國務部曾通知匈牙利外交部承認蘇聯和匈牙利保持友好關係的必要。蘇聯對友好關係的解釋是把四十萬大軍、一萬三千輛坦克開往另一國家去屠殺六萬公民，傷害十萬人和放逐二十萬人。這就是那位所謂匈牙利代表和蘇聯代表認為各國人民間應該保持的友好關係。我們對這種解釋提出抗議，並認定這種解釋完全與憲章和國際法、道義、及文明原則不符。

一九〇。現在我要提到我國也是提案國之一的決議草案 [A/L.255]。我不得不坦白地說，我國代表團並非不折不扣地贊成這個草案。我們認為聯合國對蘇聯和匈牙利政權有責任採取更為有力的措施。

一九一。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把所謂匈牙利代表逐出這個會議廳，因為他既不代表匈牙利人民，又不代表匈牙利的合法政府。我們相信大會有義務像聯合國其他各專門機關所作的一樣，不承認他的全權證書，並對這種證書拒予接納。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便算盡了責任，凡是屬望聯合國採取更加有力措施的人民都將對我們的行動表示歡呼。同時我們還相信我們有責任對蘇聯也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某種方法迫使它遵行決議案，如不遵行，便要引用憲章關於各國不尊重決議案情形的規定。

一九二。大會內的現象，一方面一個會員國蔑視其他一切會員國，而另一方面，其餘國家却遵行大

會決議案，現在正是應該終止這種分野的時候。不管蘇聯怎樣強大，在我們這一邊有的是國際輿論、憲章規定和法律原則；在我們這一邊有的是比蘇聯軍事強權大得很多的公理。雖然如此，依憲章規定一項決議必須獲得一定的票數才能通過，要想通過照上面意思提出的決議草案恐怕不是古巴一國或得到其他幾個會員國支持所能辦到的，因此我國代表團決定投票贊成並聯名提出現在這個決議草案。該草案表示得很明白，所有派有代表出席大會的各國人民絕大多數都不以匈牙利所已發生和仍在發生的事情為然，尤其重要的是在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以前，匈牙利問題將繼續列在議程上，年復一年，永恒地教人記住蘇聯入侵和毀滅一個小國時所犯下的罪行。

一九三。關於 Mr. Zorin 評論我國的話，我簡直認為沒有提及的必要。在他發言裏，他把什麼事都提到了，只是沒有提到匈牙利。他罵美國的話最多，其次罵得最多的便是我們的姊妹國瓜地馬拉共和國，最後對古巴也罵了幾句。但是匈牙利問題本身，蘇聯是否有權進入匈牙利謀殺那樣多匈牙利人的問題，卻沒有受到 Mr. Zorin 的注意。他的目的在於轉移大會的注意力，可是大會對蘇聯處理匈牙利問題這個實體事項的手法實在太熟悉了。雖說如此，我還是預備照他的請求，說幾句話談一談我國的事情。

一九四。一九五二年 General Batista 取得古巴政權時，蘇聯是首先承認新政權的國家之一。以前的一個政府曾經不顧本人在參議院內屢次提出的抗議，決定與蘇聯建立邦交。那時 Batista 並不是 Mr. Zorin 現在所形容的那樣一位“獨裁者”，不過在這件事發生的那一個月裏，有三位外交信差，由墨西哥到達了我國主要飛機場，想前往另一美洲國家。他們三人隨身帶有若干郵袋，滿載宣傳資料和金錢，預備用在古巴。我們當時曾向他們說明，我們和蘇聯沒有關於郵袋的協定，蘇聯並不接受我們的郵袋，因此我們不能准許這些郵袋入境；他們可將這些郵袋留在機場，於次日繼續飛行時拿去，不受任何阻撓。

一九五。在提出抗議和威脅之後——當然我們比匈牙利距蘇聯稍微遠些——蘇聯三位外交信差終於接受了古巴政府的裁定。他們在蘇聯公使館住了一晚，第二天領回他們原封未動的郵袋，繼續他們的行程。蘇聯就在那個時候決定和我們斷絕邦交，從那

一天起, General Batista 便被叫作“獨裁者 Batista”了。

一九六. Mr. Zorin 要我說在古巴發生了些什麼事。本人預備十分簡要的答覆他。現在古巴境內有一個革命運動, 據報紙所登的供認和報導, 這個反對政府的革命軍一部分係由拉丁美洲共產黨最重要首領之一的阿根廷人 Dr. Guevara 領導。他是阿根廷人, 從來沒有在古巴住過, 在古巴也沒有任何親戚, 對古巴問題毫無興趣。他是將近十年以前哥倫比亞波哥大暴亂的煽動者之一。另外一個領袖是西班牙人 Colonel Bayo。西班牙內戰期間, 他是共產黨民軍的一員, 曾企圖佔領卡納里 (Canary) 羣島, 或巴利阿列克羣島 (Balearics)。他從來沒有在古巴住過, 在那裏也沒有親戚, 但却指揮了一部分革命軍。

一九七. 我還可以提到——當我聽 Mr. Zorin 發言時, 我就會想到——有二十多個國際共產黨領袖在古巴革命軍裏作戰; 他們都是外國人, 在古巴從來沒有居住過, 在那兒也沒有任何親戚。根據這裏以及歐洲報紙的報導, 蘇聯方面用在古巴來破壞公共秩序的資金已有九百多萬美元, 有兩次蘇聯潛水艇也和它們在瓜地馬拉的行爲一樣, 還會將武器和彈藥運至古巴登陸。古巴軍隊曾繳獲捷克製的武器, 並且已經將它們陳列, 在古巴和許多拉丁美洲的報紙上還登出這種武器的照片。

一九八. 但這還不是全貌。另外一件事是大家所熟知的, 本大會在座各位代表, 尤其是拉丁美洲各國代表, 對這件事都很容易證實。在劃分思想界線時, 古巴共產黨首先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他們自己這樣說過, 而且也不想否認; 根據他們自己的供認, 他們代表的不是一國的共產主義, 而是聽命於莫斯科政府的國際共產主義。古巴共產黨領袖 Dr. Juan Marinello 不斷寫信給這個大會內的各個代表, 尤其是拉丁美洲各國的代表, 鼓吹推翻古巴的合法政府; 諸位當中有許多人從接到的信上都可以看到信內有許多涉及我個人的侮蔑言詞, 這祇是因為我在這裏發言譴責了匈牙利境內發生的事件之故。

一九九. 這些都是事實。大會可以判斷到底誰在古巴進行干涉——是對古巴政府或對叛軍都毫無協助的美國呢, 還是從事我所說那種種活動的蘇聯

呢。本人要請大會公平判斷, 古巴境內古巴人和古巴人手足相殘的流血事件到底是誰的責任。我是第一個認為這種情形很可歎息的人, 我對於任何一邊作戰人員的死亡都一樣感到傷心。我聽到叛軍死亡的消息並沒有得意洋洋的感覺。我對他們的死表示深切遺憾, 我為他們祝禱。這就是古巴的情形, 因為 Mr. Zorin 要我說明, 我就把它們簡要的提出。

二〇〇. 古巴將投票贊成大會面前的決議草案。我們認為這樣作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將繼續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抵抗蘇聯對我國對我們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攻擊。他們也許會像瓜地馬拉 Arbenz 總統一樣, 得到短時期的勝利, 但是我知道古巴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反對共產主義, 愛好自由; 我知道最後在古巴國土上飄揚的不是紅旗, 而是那個祇有一顆星的光榮旗幟。

二〇一. Mr. DE LEQUERICA (西班牙): Mr. Nuñez Portuondo 口才流利, 對他所論的問題又很熟悉, 我們剛才聽到他那一番話後, 恍如置身古巴, 而且對於當前這個辯論的實質也明白了許多, 實在受益非淺。現在我們暫且不談古巴的事情。我願用很簡單的幾句話來聲明一下, 西班牙是三十七國向大會所提決議草案 [A/L.255] 的提案國之一。這個決議草案總結了我們對匈牙利問題的一切看法。在這個草案裏, 大會遺憾、鄙棄、譴責, 然後又促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以及任命 Sir Leslie Munro 代表聯合國, 並請秘書長供給他必要的便利來協助他執行任務。

二〇二. 這並不是一場愉快的辯論, 凡是本着聯合國精神來與會的代表, 對國與國間嚴詞互責的現象, 都不會有什麼特別滿意的感覺, 要知道我們大家畢竟都是本組織的會員國。本人因為參加第一委員會的討論, 未克恭聆大會各位代表宏論, 不過我對各位言論却曾間接注意。從所有這一切言論看,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可恨可痛的案件, 一個外國干涉他國內政的案件。這就是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的事件, 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我想大概在一八四八年, 沙皇政府曾經入侵匈牙利。這是對一個獨立國神聖權利的侵犯,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才對它表示譴責。假如這件事純粹是匈牙利的內政, 那麼我國代表團便會像其他各國一樣, 對那種暴行和血腥的迫害表示遺憾; 可是我們一定不會實際譴責和干涉另一國家的內政。

二〇三。就匈牙利的偉大革命來說，除罪惡的迫害，慘目的屠殺，集體的遷徙出境，引起全人類同情的可怖照片外，也許是天意所在，還發生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一個從任何一方面來說都絲毫沒有法律地位，而且和任何可能表示匈牙利合法願望的機構都毫無聯繫的政府——事實上派代表來這裏出席的也就是這個政府——向蘇聯軍事當局請兵，或者說由蘇聯軍事當局示意，聽任該國受到侵略。莫斯科政府以暴力取得匈牙利境內的控制，進行駭人聽聞的屠殺，震驚了全世界，激起了公憤。表示這種公憤的機構就是聯合國。今天下午後半時間內我所聽到的各位代表——我很高興的說——都曾指出大會各決議案沒有為人遵行。

二〇四。我們提出這個決議草案就是爲了那個緣故。本人認爲這個決議草案內有幾段文字的內容最重要。例如第四段說，我們對匈牙利在蘇聯軍隊繼續屯駐的陰影下所繼續進行的壓制，認爲遺憾。我們的決定就是那個蘇聯陰影所促成的；因此，我們必須在這裏毫不放鬆地堅持這個痛心的辯論；聯合國必須繼續警惕，以便察看這種僭越一國主權的顯著事件——我不想把它稱爲殖民主義，因爲我不願濫用這個次數用得很多的名詞——怎樣結束。

二〇五。第七段也是我們投票贊成決議草案的一個理由。它“再度促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匈牙利現當局停止壓制措施”。“匈牙利現當局”字樣很好；因爲我們不能稱他們爲政府。如果在一種制度之下，一個政府的建立是他國入侵的產物，而在外軍稍事撤退後，那個政府便儼然成爲該國依法建立的政府；如果再進一層來說，其後的政府是由具有同樣思想的人組成的，並由他們來委派新官員；如果——本人要說——這種制度竟能通行，那麼我們便把那些使得一羣自由人民能夠決定一國內部情況

的自由國家特質完全摧毀了，甚至這種特質最簡單的表現也都不能存在。因此，我們贊成表示譴責和用以執行這種譴責的步驟。關於前大會主席 Sir Leslie Munro 奉派擔任這個全世界即將交付給他的偉大監督使命一節，我們能參與其事，尤其感到高興。在他任大會主席期間內，我們可以看出他具有超凡的能力，深刻的了解和沉着鎮靜的態度。我們有理由希望他能出色地完成他的任務；他一定永遠不讓我們膽怯，祇要蘇聯入侵匈牙利的狀態仍然存在，聯合國就會不斷密切注意這種嚴重破壞憲章的行爲。

二〇六。本人曾在另一個委員會內工作若干時日，其中所討論的問題也是各國人民的事務，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問題像匈牙利事件那樣明確。我雖不願與人爭論，但我記得我在那個委員會內聽到蘇聯代表時常責備別人支配某些國家。歷史告訴我們，那些國家多少是由其他大國創立的。蘇聯代表爲那些人民要求自決權，並且主張運用一切輔助措施，讓那些人民——照蘇聯代表所說——根據民主辦法和憲章宗旨，恢復自由。人類雖然因爲通常禮貌的關係往往克制自己，可是看到那些剛剛大肆破壞一切道義法則和人道原則的人，竟敢以指控者的身份自居，爲了比較蘇聯軍隊推翻匈牙利一事後果遠爲簡單明瞭的問題，指控其他國家自然也就難免於憤怒。那些軍隊在匈牙利建立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政府，我們許多人都認爲它不應有代表在這裏出席，假如我們大家同意，也許可以像驅除夢魘一樣，將它從我們的會議中趕走，不管它的代表是不是一位主教，也不管他所能憑藉的是那些代表團的同情和支持，不過有一點你們可以十分肯定，那就是我國代表團決非那些代表團之一。

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散會